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平妖傳

第三十五回 趙無瑕拚生給賊 包龍圖應詔推賢

學些伶俐學些駱，伶俐兼駱是大才。駱無伶俐難成事，伶俐無駱做不來。

話說胡永兒先前引兵攻打州縣之時，軍中擄掠得人口，內中有個小廝，生得十分清秀。永兒一見便喜，問他經歷，答道：「姓王名俊，年方一十三歲，父母雙亡，隨著外公出來避兵，不意中途失散，被擒到此，望娘娘饒命。」永兒見他言辭敏給，容色可憐，又與王則同姓，收在帳下為養子，出入不離，甚是憐愛。王則見了，也自歡喜，教外人都稱他做小王子。不覺過了二年，那小廝一十五歲，越長成得好了。怎見？

面如傅粉，體似凝脂，脣若塗朱，目如點漆。身材秀溜，是未經嚙破的幸童；態度妖嬈，像不曾戴髻的美女。賦性清揚真自喜，出詞儂利得人憐。馬上共驚挾彈子，主家重見賣珠兒。

胡永兒朝夕相傍，倒看上了他，與他私下成就了好事。原來婦人家只是初次廉恥要緊，難好破例，壞事到得開手時，一不做二不休，連自家也息不得念頭了。永兒初時跟著聖姑姑，行動風雲作伴，山水為家，半像個出家人樣子，這個道兒是不想著的。如今住在曲房深院，錦衣玉食，合著了俗語飽暖思淫慾這句了。眼見得宮中翠袖成群，蛾眉作隊，自己只守著一個王則。況且他有三妃六嬪，不得日夜相聚，看了粉粧玉琢這般個小廝，能不動情？這小廝竭力奉承，爭奈永兒淫心蕩漾，不滿所慾。這小廝乖巧，但出外見個美男子，便訪問他姓名，進與永兒。永兒自會法術，便攝他到偽宮中行樂。中意時，多住幾日。不中意時，就放他去了。自古道：「若要不知，除非莫為。若要聞，除非莫說。」王則與永兒同窩居住，便道不曾親眼看見，難道沒些風聲吹在耳朵裏面？一夜間，吃得爛醉，忽想起這事，怒氣勃發，提了一把青銅寶劍到宮中來殺永兒。步至偽宮門前，忽然轉個念頭道：事不三思，終有後悔。這一套富貴，都是永兒作成的，怎好負他。況且他神通廣大，若殺他不得，反壞了面皮，不好相處。轉到別院，將寶劍擲在地下，嘆了口氣，自去睡了。

恰好聖姑姑這幾日正在聖母行宮。王則次日早起，一逕來見聖姑姑。敘了些閒話，王則便道：「近來仗托洪庇，地方倒寧靜。只是訪得民間婦女，多有私下養著漢子的，敗壞風俗，今如何處置他？」聖姑姑道：「凡男女相就，都是夙世姻緣。如做夫婦的是正緣，私合的也是旁緣。還有一節，七情六慾，男女總則一般。女當為節婦，男亦當為義夫。男子三妻九妾，兀自嫌少。如何怪得婦人？況且婦人讓著男子，只為男子治外，一應事體，是他做作。婦人靠著他現成吃著，故所以守著男子的法度，從一不亂。若是有才有智的，賽過男子，他也不受人制，人也制他不得。你且說漢帝劉邦誅秦滅項，何等英雄！任看呂太后在宮中胡作胡為，全然不管。他也不把呂后當作個尋常女子看成。人生世上得意難逢，趁著時好運好，得便宜處且便宜，得快活處且快活。此等閑事，非達者所當經心也。」只這一席，說得王則嘿然無語，辭別回府。想著：聖姑姑說話，亦自有理。從今以後，我也莫管他，他也莫管我。各盡其樂，豈不美哉。當下召張琪、任遷等，教他一路察訪民間美色，不拘有夫無夫，只要出色標緻。

不一日，張琪訪得本州關家莊關疑之妻趙無瑕，年方二十歲，姿色無雙。王則就教張琪領兵取來，觀其顏色如何。張琪領三百軍人圍住關家莊，立要趙氏。關疑又不在家，慌得他一門老小躲了。趙氏道：「賊徒慕我之色而來，我若不挺身出去，倘被進門搜索，反為不莊。」乃取解手刀一把，藏在身邊，自出中堂來見張琪。張琪見他果然天姿美色，心中大喜。便欲拖他上馬，趙氏大喝道：「將軍不得無禮！將軍此來取妾去者，還是自要，還是郡王要？」張琪道：「王府聞娘子美色，特遣小將相迎。此去富貴非常，切勿遲疑。」趙氏道：「既是郡王要妾，須郡王自來，妾有話相對。若郡王不來，妾雖死亦不去也。」張琪單馬去飛報王則。

王則乘了一匹五花驄，引著偽府中親隨，親自到關家莊來。看了趙無瑕，真個比花解語，比玉生香，吳宮西子不如，楚國南威遠遜。王則大驚道：「原來世上有這般女子，可上前與寡人攀話。」趙無瑕口稱萬福，不慌不忙的說道：「大王為一方之主，侍巾櫛者，必須香閨淑質，繡閣嬌姿。如妾陋貌殘軀，不足以辱後宮。願大王以綱常為重，恕妾一身，大王陰德，必當享年千歲！」王則道：「寡人所愛，是你的顏色。即當立你為後，休得閒話。」趙氏再三求告，王則只是不允。趙氏料道不免，大罵道：「你這反叛賊徒，如魚游釜中，不久亡滅，還要污人妻子。我恨不得一刀砍下賊人之頭，豈肯從汝哉！」身邊拔出解手刀，便欲自刎，眾人搶得快，做不成手腳。趙無瑕罵不絕口，只求速死。王則心中不忍，吩咐張琪散了眾軍，只留五十名壯士環守著他，務要勸他隨順。如執意不從，滿門斬首。王則自回偽府中去了。

卻說趙氏被張琪同壯士看守，一日一夜，求死不得。心生一計，便道：「大王真心要妾，妾何敢執迷，以害妾全家之命。但妾頗讀書知禮，若以威相逼，雖死不從。妾有老姑在堂，丈夫在外，須待他一面而別。另居他室，擇日禮聘，庶妾無苟合之羞，大王亦免強婚之議。望將軍善言傳達。」張琪又將這番說話飛馬傳去。王則依允，著他婆婆看守。只不許他夫妻相會，來日便要聘娶入宮。張琪喚他婆婆出來，把媳婦交付他身上。倘有差池，全家不保。五十名壯士，分守著前後門，不容他丈夫回家相見。

原來關疑已自回了，見說家中有這一節事，不敢進門，只在左近人家住下，含著眼淚打聽消息。那婆婆也只怕兒子回來被軍人所害，悄悄地寄信叫他不要回來。當晚婆媳兩個割捨不得，抱頭而哭。趙氏收淚對婆婆說道：「媳婦今日不難一死，只恐連累婆婆。但媳婦到彼偽府，必然自全節操。婆婆可預先收拾細軟家私，約會了丈夫。待妾起身之後，作速逃竄東京，以避賊人之害。媳婦與丈夫雖做了兩年夫婦並無生育，丈夫年紀正小，前程萬里，自然別有良緣。只恨媳婦薄福，奉侍婆婆不了。到今生死之際，又被賊徒隔絕，不得與丈夫一面。指上金戒指二枚，煩婆婆寄與我丈夫做個憶念。」說罷放聲又哭。正是：

世人萬般哀苦事，無過死別與生離。

縱教鐵漢應魂斷，便是泥人也淚垂。

婆媳兩個這一夜眼淚不乾，泣聲不絕。捱到天明，婆婆真個吩咐王娘收拾得兩包細軟金珠，又寄信與兒子，教他預先遠遠的覓一輛小車兒，準備走路。

且說王則將聘娶的事，都託在張琪身上。張琪侵早先到關家莊，巡哨了一遍。打聽得夜來無事，歡喜不勝。少停聘禮已到，黃金白金各四錠，黃的每錠重四十兩，白的每錠重五十兩。綵帛二十端，雙羊雙酒，大吹大擂送上門來，排設在中堂。婆媳兩個重新哭起，婆婆道：「這些東西分明是買我身上的肉，我何忍要他？」趙氏道：「今日雖買婆婆的肉，他日好買那賊徒的肉。」婆婆道：「怎麼說？」趙氏道：「這賊徒少不得天兵到來，拿住解去東京，千刀萬割。你把這金銀留著，到那時送與劊子手，在刀頭上買他一塊肉來祭你媳婦。我在泉下也得快活。」莫說婆媳二人悲傷之事。再說張琪催那婆婆收了禮物，自己又去催趙氏取親人從。一百名偽府親軍，金鼓旗槍前導，二十來個宮人都乘著寶馬，捧的是金冠繡蟒，玉帶紅袍。一般有偽內臣執了龍鳳掌扇，引著香車細輦。十來隊樂人吹打，只要奉承趙氏歡喜，所以儀容極盛。趙氏別了關家祠堂，又拜了婆婆四拜，又望空拜了丈夫四拜，哭了一場，登車下簾，眾人一擁而去。那婆婆哭倒在地，養娘喚醒。關疑知道妻子起身，方敢回家。已自哭得不耐煩了，忙忙的收拾行李，棄了家私，同養娘扶著婆婆潛地逃入東京去訖。

再說王則聞張琪報導：「新人已娶來了。」喜從天降，慌忙大排儀仗，親出府門迎接。軍士們人人望賞，個個生歡，做兩行排列，讓香車進府。王則親自開簾，不見動靜，抱將出來，看時頸上繫著羅帛，原來在車中密地自縊，真烈婦也。史官有詩讚曰：

罵賊非難給賊難，夫家免禍九泉安。

似茲賢智從來少，不但芳心一寸丹。

後人又有詩云：

罵賊曾聞元楷妻，從容就義更稱奇。

衣冠多少偷生者，不及清河趙與崔。

清河就是貝州之地，隋末時有個崔元楷。元楷之妻罵賊而死，此詩是表彰二烈婦之大節，男子不及也。王則這晚一場掃興，想道：婦人性烈，不乾眾人之事。將屍首著張琪給歸原夫，追還聘禮。次日張琪聞知關家逃走去了，稟過王則，稿葬於城外。王則出榜，但是民間美色，或父母獻女，或丈夫獻妻者，俟選中者官給聘禮百兩。倘藏匿不獻，致被他人首出，即治本家之罪。於是奪民間妻女，不計其數。百姓討了個有姿色的老婆，便道是不祥之物，若討得醜的反生歡喜。當時有個口語道：

莫圖顏色好 醜婦良家寶 休嫌官不要 夫妻直到老

至今說醜婦良家之寶，語起於此。胡永兒明知王則貪色恣慾，到也由他。但是自己有些私事，不要王則進宮，把一隻金簪插在檻外，繞屋便像千圍烈火。把一隻銀簪插在檻外，繞屋卻似一派大水，外人寸步難進。閒常沒事時，收了法術，或是請王則到宮相聚，或是王則自來，夫婦依然歡好。虧殺他夫婦，貪淫戀色，墮了進取之志，也是氣數隻到得如此。彈子和尚見王則所為不合天理，久後必敗無成，竟自不辭而去了。左黜自恃國舅，凡事姿意施為。張鸞、卜吉雖在其位，全無權柄，到落得清閒受用。吳三郎改名吳旺，和張琪、任遷都討了個地方，做了知州之職，享用富貴。時常領兵寇掠鄰境，搶擄些子女財帛，貢與王則。只為奸臣夏竦蒙蔽朝廷，養成了這般大勢，任那一方百姓受苦，只是隱匿不奏。

一日，仁宗皇帝御駕往西太乙宮行香。禮畢，正欲還朝，忽然百官隊裏走出個新參御史。那人姓何名郊，上前快走幾步，一手扯住御衣，伏地大哭。仁宗道：「卿有何屈事，奏與朕聽。朕當為卿申理。」何郊奏道：「沒甚屈事。只可惜太祖皇帝四百軍州，看看侵削。陛下枉有堯舜之資，將來不免桀紂之禍也。」仁宗大驚道：「卿何出此言？可細剖之。」何郊奏道：「西夏反了趙元昊，邕州反了儂智高，無人收伏。今貝州又反了王則，河北一路皆為賊巢。陛下不思選求良將，討賊安民，竊恐輿圖日蹙，天下非復趙家之有矣。」仁宗道：「朕已命范雍徵討元昊，楊叟徵討儂智高，未見次第。貝州兵變，當時便遣冀州太守劉彥威平定，卿言從何而來？」何郊又奏道：「范雍年老，為元昊所輕。楊叟久出無功，虛耗糧草。貝州反賊王則，殺得劉彥威片甲不回，稱王僭號，河東地方都震動了。告急文書雪片到京，都被樞密院使夏竦隱匿不奏。陛下不誅夏竦，天下不得太平。」此時夏竦也在駕前，嚇得面如土色，支吾不敢。仁宗大怒道：「夏竦奸臣，朕委你執掌兵權，不思報效，欺君誤國，本當斬首，姑且革職為民。」夏竦滿面羞顏，只得謝恩去了。

仁宗又問道：「方今何人可任樞密使之職？」何郊奏道：「只今天下聞名剛正無私的，無如包拯。此人昔年曾任開封府尹，治得一清如水。只為不肯依附夏竦，棄官而歸。陛下若欲選求良將，削平三處大寇，只消起用包拯，他所薦舉，無有不當。」仁宗大喜，准奏。即日起召包龍圖，陞為樞密使之職。包拯在家聞召，連忙起身到東京，面君謝恩已畢。仁宗問道：「今西夏、廣南、河北三處反叛，卿有何良策定國安民？」包拯奏道：「以臣愚見，范仲淹可專任西夏，狄青可專任廣南，文彥博可專任河北。陛下要天下太平，除非委此三人，可責成功。」仁宗道：「河北只是一個軍卒鼓譟，如何恁地利害？」包拯奏道：「王則不足道。他有一班妖賊幫助，能興妖法。」仁宗道：「彥博年已八旬，卿如何獨舉薦他？」包拯奏道：「臣聞童謠有雲：八隻眼兒嗔，巍然三教尊，天神為將鬼為軍。不怕武，只怕文。王則則字旁是貝字，又貝州俱是八隻眼之義。妖人中僧道俱有，獨奉王則為主，故說巍然三教尊。神將鬼軍乃妖術也，這一般人武有餘，而文不足。故說不怕武，只怕文。今著文彥博去，正合著這句讖語。又見貝字著一文，是個敗字。臣所以不薦他人，獨舉彥博。且彥博雖然年老，精力不衰，才智過人，老成持重。若此人一去，王則必敗無疑矣。」仁守天子聞奏大喜，連降三道詔書，令使命分頭去召三人連夜赴京擢用。有詩為證：

夏竦奸邪太不仁，欲將一網盡賢臣。

但有忠佞分明日，便是邊疆息戰塵。

不說范仲淹、狄青二人之事，就中單表文彥博。此人乃河東汾州人氏，年少曾討西番有功，累官做到首相。因與夏竦不合，固求去任，罷為西京留守。年已七十九歲，精力勝如二三十歲的後生。使命領敕，星夜到了西京。文彥博並本州大小官員出郭，迎接聖旨至州衙裏，開讀罷，各官望闕起身謝恩。文彥博領了詔令，別了家眷，兼程而行。不一日到了東京，官員都在接官廳伺候，迎接入城。次日早朝，隨班見帝。怎見得早朝？但見：

祥雲迷鳳闕，瑞氣罩龍樓。含煙御柳拂旌旂，帶露宮桃迎劍戟。天香影裏，玉簪珠履聚丹墀。仙樂聲中，繡襖錦衣扶御駕。珠簾捲，黃金殿上現金輿。鳳扇開，白玉階前停玉輦。隱隱淨鞭三下響，層層文武兩班齊。

當日仁宗天子召文彥博至面前，聖旨道：「河北貝州王則造反，今命卿為元帥，收伏妖賊，當用人馬幾何？副將幾人？任卿便宜酌處。」文彥博奏道：「臣聞王則一黨也是妖人，若人馬少，恐不能取勝。臣願保舉一人為副將，得十萬人馬方可以克敵。」仁宗道：「軍馬依卿所奏，但不知保舉何人為副將？」文彥博奏道：「臣乞曹偉為副將。」仁宗道：「這曹偉莫非是下江南第一有功，封王的曹彬的子孫麼？」文彥博奏道：「正是曹彬嫡孫。」仁宗聞奏，龍顏大喜，命宣曹偉見駕。仁宗當殿封文彥博為統兵招討使，曹偉為副招討使。撥賜內帑金銀錢帛，犒賞三軍。二人謝恩出朝，便去各營點兵發馬。樞密使包拯具酒送行，私對文招討說道：「老相公此行，定成大功。但賊人中有一妖僧叫做彈子和尚，此僧變化多端，相國可以預備。」文招討道：「多承指數。」三杯酒罷，包拯別去。文招討即日離京上路，渡黃河直抵河北界上，軍馬就於冀州駐紮。真個是：

人人欲建封侯績，個個思成蕩寇功。